



法国被称为世界电影的摇篮,摇篮里同时孕育着纪实和奇幻的萌芽——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电影起原的力量一直积蓄至今。同时,他们还在不断追问:“电影是什么?”

巴黎奥运会带来法国文化热,而上海在“法国电影周”期间,回顾了十余部大师的经典作品以及法国中生代、新生代导演代表作。本文将结合这些影片,顺溯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中的电影元素,回顾法国在世界影史中的闪亮瞬间。正如“新浪潮”导演从一开始就不承认甚至否认“新浪潮”一样,他们不愿意被归类,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不同——而这也正是法国电影的内核。

《火车站》与纪录片  
由火车站改建而成的奥赛博物馆成了奥运会开幕式的天然剧场空间,当时间的齿轮倒转到1895年,呼啸而来的火车穿越银幕。那是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火车站》——它是历史上最早上映的电影之一,也被认为是纪录电影的源头。



部电影在当年公开映时观众惊慌失措的状态。如今,电子屏幕前的观众被这种被幕布的火车逗乐了。

与虚构电影相比,纪录片的戏剧化程度较低,目的是提供信息而不是娱乐。然而纪录片并非观众以为的是对客观现实的真实记录,因为导演的拍摄总会有主观倾向。20世纪30年代,让·维果的《尼斯印象》通过隐藏摄像机拍摄的镜头和蒙太奇技巧使得这部纪录片超越传统的城市风光片而变成了社会批评片,展示了纪录电影的广泛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英年早逝的导演

的另另一部剧情片《操行零分》也影响了法国电影新浪潮,特别是特吕弗的《四百击》。

“你幸福吗?”这是在纪录片《夏日纪事》中,巴黎街头路人接受的采访问题。这部由纪录片和民族志电影制作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让·鲁什和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导演的纪录片被视为真实电影的鼻祖,他们用摄像机来激发拍摄对象与导演、其他拍摄对象的互动。导演、摄影师和录音师三人构成摄制组,电影导演和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亲密。这种形式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原因归功于轻便拍摄设备的出现——这也影响了新浪潮导演。

《月球旅行记》与奇幻电影  
穿过银幕,跟随热气球上升,我们看到被子弹击中眼睛的月球。这个形象最早出现在梅里埃的电影《月球旅行记》。乔治·梅里埃(1861—1938)原先是一位魔术师,看到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首映后,他便致力于电影事业。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明了停机再拍的技巧,此后他不断开发了多次曝光、合成照相等等早期特技手段,以及淡入淡出等组接技巧,使影片带有新奇的效果。《月球旅行记》可以被视为法国奇幻电影的开端。

法国奇幻电影不同于恐怖片、科幻片、惊悚片,它的定义似乎是模糊的,但又像有某种东西贯穿法国电影史。奇幻电影与印象派、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印象派导演热衷于将电影作为一种与戏剧相对立的艺术形式,偏爱视觉表达、动作和节奏,而非情节和叙事。

以安德烈·布勒东为首的超现实主义者在文学和电影中倡导“幻想”,特别展现出对梦境和非理性的兴趣,超现实主义者们热衷于电影,因为它似乎非常适合探索无意识。超现实主义和奇幻主义这两个词也经常与让·科多联系在一起。他的第一部长片《诗人之血》(1930)借鉴了当时的前卫实验,创造了一个梦幻世界;《美女与野兽》(1946)则进入了一个奇妙的童话世界;《奥菲》(1950)

# 不愿被归类的法国电影

◆ 吴雅琼

湖》为夏洛特·勒·邦的处女长片。演而优则导的女性还包括朱莉·德尔佩,《三色:白》《三色:红》中都有她的演出,更为中国观众熟知的也许是浪漫的《爱在黎明破晓前》;另有米娅·汉森-洛夫,以其半自传体的情感电影而闻名。

《祖与占》与法国电影新浪潮  
两男一女三位演员的奔跑画面在视觉上的相似度,迅速和新浪潮电影名作《祖与占》《法外之徒》关联起来。新浪潮电影引入创新的叙事方式和电影技术,易于识别的视觉特征包括:跳切、非线性叙事、打破第四面墙(直接对观众讲话),实景拍摄、手持摄像机。法国电影新浪潮是电影史上最具体代表性的运动,开创了电影制作的新阶段。这场运动虽然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但至今仍吸引着电影爱好者。法国电影的任何新的和年轻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与“新浪潮”进行比较。更广泛地说,任何将电影制作视为艺术而非纯粹娱乐的手段都是法国新浪潮,都必然会在新浪潮中找到楷模和灵感。前述年轻的女性导演米娅·汉森-洛夫毫不避讳埃里克·侯麦的影响。从更实际的角度看,新浪潮作为一场部分出于经济需要而进行形式创新的运动,有时可以为年轻导演提供实用的电影制作技巧。

新浪潮运动中生命最长两位导演瓦达尔和戈达尔即使到了晚年依然保持创作激情。他们的晚期作品汇聚了新旧:一方面与年轻艺术家和技术合作,热衷于努力解决当今全球化世界中一些紧迫的问题;一方面引导着人们回顾一个世纪的电影史,以及这片大陆上更久远的艺术文化遗产。然而,戈达尔和瓦达尔这样做可以说只是忠实于新浪潮最初的美学原则和价值观。过了倒仓期,如今虽没有从事过电影工作,他们的共同基础也许就在于合力反抗“爸爸电影”(当时制作庞大且风格保守的电影)的努力。虽然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新浪潮这个标签就不再被使用,但新浪潮电影中的这种张力——既不屈服于目光短浅的时尚,也不沉溺于徒劳无益的怀旧——多年来赋予了新浪潮电影非凡的持久性。

法国电影史上不乏这样的女性,“法国新浪潮教母”阿涅斯·瓦尔达一生创作了40部不同类型的电影,对传统电影制作惯例的重新构想为新浪潮的叙事和视觉规则突破打开了大门,并影响了此后几代导演。克莱尔·德尼、阿涅丝·夏薇依、安妮·芳婷、达妮埃尔·汤普森、凯瑟琳·布蕾亚、埃马纽埃尔·贝克斯特……她们一直在突破女性的刻板印象,她们的电影更扎根于现实,探讨的主题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接受,比如堕胎、移民、同性身份和暴力关系。她们在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电影节上赢得了最高奖项,同时在票房上取得了成功。本次法国电影周放映的影片《猎鹰



眼放光的热爱,走上了按部就班的轨迹,我们遵循了标准化,并成为了标准化。连精英小学的校长莫林斯自己大概都忘了,现在的自己有多刻板,当年的自己就有多摇滚。

还有家长。所有的约束、所有的勒令,都贴着爱的标签。仿佛如此,就可理所当然又理直气壮了。台下观演的家长是不是觉得台上的台词分外熟悉?我们中的很多人都说过:“今天的学习,是为了让你的明天拥有更多的选择”。我们中的很多人还说过:“你爷爷踢足球,爸爸也踢足球,所以我也要踢足球,我们家的男孩子都要踢足球。”乐队造型师小比利喜欢时尚,那可不是那么男子汉的选择。我们,

# 科技艺术融合带来新体验

——评全国美术作品展数字展区作品

◆ 马琳

上海作为新兴艺术策源地和创新之城,在多个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以下简称全国美展)选择在上海举办,将实验艺术、数字艺术和动画三大门类形成一个展区,与油画展区一起于2024年7月18日在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展出,这是75年来的首次,不仅深刻联系了上海的文化脉络,还充分体现出上海城市精神。数字艺术也是首次进入全国美展,进一步彰显了上海在全国艺术领域的重要地位。

本次展览的作品有一个重要且共同的特征,就是人工智能在作品中的运用。艺术家们不仅使用AI来创造视觉效果,更通过这些技术探讨了人类与技术、自然与生态、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复杂关系。AI的介入,让艺术家们打破了传统艺术形式的限制,探索艺术的新的可能性。这些作品同时也挑战了观众对艺术的传统认知,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感知、情感之间关系的深入思考。

人工智能与艺术的融合在实验艺术、数字艺术和动画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例如,在实验艺术展区陈抱阳的《智能体共生:从运河到银河》通过利用人工智能多智能体系统控制机械臂和光学装置来模拟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展示了人类在移居火星过程中改造环境的图景。这件作品不仅是关于技术的展示,更是对人类未来的社会隐喻。由艺术家袁俊与心理学家刘正奎合作的《情绪剧场》结合艺术与科技,通过检测和呈现观众的情绪,生成独特的首画剧场体验,帮助观众实现情绪的认知和接纳。这种利用科技进行心理疗愈的尝试,无疑开辟了艺术的新领域。

一些数字艺术作品融合了AI生成技术和混合现实技术,创造出引人入胜的虚拟空间和沉浸体验。例如,郭耀先的《天书》利用摩斯码构建新的组织架构,通过观众的参与,不断增加系统的变量,形成新的“词汇”和“诗篇”,展示了概念生成与消解的多维过程。文闻及其团队的《太空光源》通过数字

倒仓,是戏曲行话,也就是变声,是每一个男演员在青春都要过的一道关。7月27日公映的电影《倒仓》用京剧演员的倒仓期,巧妙地映射了青春期的变化与挑战。一群戏校学生的青春里,有阵痛与追梦,也有国粹在当下的传承生态。《倒仓》以京剧文化底蕴为题材,为青春片带来了新颖的表达方式和叙事视角。

《倒仓》对于戏曲的呈现到底有多少真实?真实到让圈内人都觉得被窥探了生活。比如在片中饰演王老师的喜剧人张弛,原先在中国戏曲学院学戏,当年他顺利度过了倒仓期,如今虽没有从事过电影工作,但他们的共同基础也许就在于合力反抗“爸爸电影”(当时制作庞大且风格保守的电影)的努力。虽然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新浪潮这个标签就不再被使用,但新浪潮电影中的这种张力——既不屈服于目光短浅的时尚,也不沉溺于徒劳无益的怀旧——多年来赋予了新浪潮电影非凡的持久性。

《倒仓》里并没有用很多老戏迷才知道的冷门折子,大多是《武家坡》《四郎探母》这类耳熟能详的经典剧目。片中,京剧的妆容、服饰、唱腔与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与碰撞,比如背景画面里,就有一位画着花脸吃烧鸭的戏校学生。传统戏曲的程式化表演内获得300多万浏览量。或许编剧也将这段真实故事化用到了电影里,带着观众感受了一把舞台幕后的争分夺秒。

类似地,几年前另一部青春题材影片《闪光少女》也尝试将传统民乐演出并任戏曲指导,这部电影在京剧的规范上毋庸置疑。你完全可以相信,这不是一部只是把京剧当噱头的商业电影。编剧本身就是京剧票友,一直梦想能站在舞台上扮上唱一回。虽然有几位主演没有戏曲学习经历,可是在前期的学习和造型的帮助下,时佳慧的假小丫头,扮上后活脱脱一女老生。孙小磊的身上,也有一股微妙的气质,唱老生,不突兀,后来转行当了,反而更让人拍案叫绝,这才对嘛!

当戏曲行话成为电影主题  
传统文化为青春题材开辟新赛道  
◆ 赵玥

# 文艺评论 / 星期天夜光杯 | 新民晚报



画技术,探讨了文化与身份的主题。AI技术在此作品中的应用,使得动画制作更为精细,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观众之间的距离被有效缩短,增强了文化交流与共鸣的可能性。

尽管科技艺术的融合带来了新的视觉和感官体验,但这种高度实验性的艺术形式可能对部分观众而言较难理解和接受。虽然大量作品展示了高度的技术应用,但在艺术深度和情感传达上,部分作品可能显得稍显不足。技术的使用有时可能过于强调视觉效果而忽视了艺术表达的核心内容和深层次的人文关怀。因此,对于富含高科技元素的艺术作品,需要有更多的解说和教育工作来帮助公众理解和欣赏。

虽然在观众广泛接受度和作品情感深度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但正是这些挑战推动了未来艺术发展的动力。这次展览让我们见证了艺术与科技融合的无限潜力。展览不仅展示了当前的创新成就,更预示着未来艺术表达的新方向,激励着艺术家和科技工作者共同探索未知的可能性。



# 旁观者的旁观者

——读邵毅平《中国小说:洞达人性的智慧》

◆ 蒋逸征

邵毅平教授的旧作《中国小说:洞达人性的智慧》,原是“中国的智慧”丛书第二辑中的一本。我手头有1992年8月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初版本,封面是当时夸张的大色块装饰画。三十二年过去了,这本非常有趣的中国古代小说漫谈,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精装典藏版。

横亘三十余年,中国人看书已经由当年狂热渴求知识,转而成为小众化的个性阅读。“文学热”甚至“人性热”早已翻篇,这本书却能穿越种种冷热生热生下来,自有其本身超越时代局限的吸引人之处。

在本书的开头,作者引用大冈升平在《武藏野夫人》里对教书先生的批评:“这位在课堂上讲授文学的教书先生,作为他所讲授的文学的俘虏,实际上是永远置身于人生之外的。”为了不做“俘虏”,作者写这本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书时,不做考据,丢弃注释,也不想迂回,更抛弃了通常的时代、地域背景分析等等繁复铺陈,单刀直入彰显赤裸裸的人性,而观照人性从来是超越时代的共通话题。

普通人读小说,尤其是中国古代小说,多半看的是故事,等待着情节发展。文人写小说把自己当旁观者,多作第三方叙事。而本书作者则是做了旁观者的旁观者。书中谈及的小说,以明清时期短篇白话小说为主,如“三言二拍”兼及其他。这些故事对今人来说或许陌生,能再品出别具一格的韵味来,实属难得。

没有这学科那学科所谓专业背景,不搞是非对错的说教,没有理论框架的束缚,书中连常规的术语都看不到,纯发乎“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每节以一小故事带情节,

早已见识流量的惊涛骇浪。极端的网络暴民行为屡见不鲜,甚至舆论本身也随着事件不断反转而撕裂,令人身不由己裹挟其间。

本书里也提到了《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是以“成人世界”与“孩子世界”来分的。《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一般读者都同情她的寄人篱下,却对她的自怨自艾。但在作者眼中,看到的却是她对刘姥姥的无情讥讽。林黛玉有高人一等的贵族小姐心态,那么当她遇到更有势力的“风刀霜剑”时,也不能怨别人相逼。

司法的公正性与人情的合理性,也是作者颇为关注。评判一段公案,人都是有好奇,有倾向性的。人们总是希望自己所喜欢的人物在纠纷中获胜,这便是感性先行。如果我们为了伸张正义可以欢迎《洒下酒起们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里县官的误判,那么就没有理由对《错斩崔宁》里县官的误判愤愤不平。

一个人物是否让人喜欢,小说家在下笔之前已经自行判定了。对小说家写作时的道德评判标准,作者颇多微词。价值观的颠倒,倾向上的暧昧,作为旁观者的小说家其实心里怀着不那么好意思说出口的隐隐快感。本书最末一章在揭露“旁观者”的矛盾心态时,可以深切感受到作者的洞达,以及洞达背后冷静而悲悯的情怀。

这本书,难得的见才性,却未得意忘形。大家小书,才子漫笔,挣脱了学术论文条条框框的束缚,意在闪烁单纯而灿烂的思想火花,这才是过了三十二年,我们仍能为其“智慧”折服的原因吧。

在今天这个时代,公众舆论在网络这个媒体上的力量日益凸显,我们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